

研究與成果

漢學研究在荷蘭

吳榮子

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圖書館

255-160

一、荷蘭漢學研究簡史

荷蘭的漢學研究起源很早，可溯源至荷蘭商人到遠東經商後所寫的東遊記。例如：1952年出版華赫納爾(Waghenaer)「航海財富」(Treasure of Navigation)一書中，彭普(Pomp, Dirk Gerritsz)對中國的看法，1595年出版林斯侯頓(Linschoten Jan Huygen van)「葡人東遊見聞錄」(Travel Account of the Portuguese to the Orient)中，對中國的見解。但以學術觀點而言，有關中國的研究，應由1628年荷蘭傳教士赫爾紐斯(Heurnius, Justus)在爪哇傳教時，編纂一本中荷拉丁文字典開始，還有何留斯教授(Golius, Jacob, 1596—1667)寫過一篇有關中國曆法的論文，佛休斯(Vossius, Isaac, 1618—1669)研究中國編年史，1797年侯克黑斯特(Houckgeest, A. A. van Braam)出版了「荷蘭東印度公司駐中國使節的見聞(Voyage de 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Hollandaises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 dans les années 1794 et 1795)」等。

十七世紀，由於中荷貿易繁榮，有關早期航海的敘述以及遠東遊記等著作相繼出版，再加上荷屬東印度公司對中國深感興趣，因此增加了荷蘭人研究漢學的興趣。

在萊頓，漢學研究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早在十九世紀中就有中文的教學，1875年萊頓大學設立第一個漢學教授席位，1930年成立漢學研究院(簡稱：漢學院)，從此以後，荷蘭的漢學研究，實際上與漢學研究院即不可分離。

薛力赫(Prof. Dr. Schlegel, Gustav, 1840—1903)是首任漢學教授，他原來是荷屬東印度公司中國事務官員，除在印尼外，也在福建工作，由於工作上需要，他學習中文，包括官話(國語)和福建話，專門研究印尼的少數民族——來自福建的中國人，由於對中國的興趣日趨濃厚，他的研究範疇逐漸擴展到中國古典文學，對四書、五經均有很精深的研究。曾編纂四大冊「荷華文語類參」(Neder-

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nscriptie der Chineesch Karakters in het Tsiang-Tsui Dialect, 1886—1890)，這是用泉州方言寫成的荷中辭典，還翻譯中國小說、文學，並出版「天地會」(T'ien-ti Hui-Thim Ti Hwui; the Hung-League or Heaven-Earth-League, 1866)、「中國天文學」(Uranographie Chinoise, 1875)及「中國文體的排比與對偶規律」(La Loi du Parallelisme en Style Chinois, 1875)等書。

1890年，他與法國漢學家柯狄爾(Cordier, Henri)創辦西方第一種漢學學報——通報(T'oung Pao)。至今，該學報已成為世界歷史最悠久、最具權威性的漢學學術刊物。該刊編輯部設在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目前本院院長許理和教授(Prof. Dr. Zürcher, Erik)是該刊的二位主編之一。

繼起者為高延(Prof. Dr. Groot, Jan Jacob Maria de, 1854—1921)，高延是薛力赫的學生，起初他在印尼工作，1891年，他受聘為萊頓大學人類學教授，他主要研究中國宗教制度、民俗學，是一個真正對中國人的生活有興趣的漢學家。因此收藏了很多有關中國服裝、民俗等資料，他的收藏品現藏在萊頓國立民族學博物館(Rijksmuseum voor Volkenkunde in Leiden)。重要著作有：「中國廈門人的年節與風俗」(Jaarlijksche Feesten in Gebruiken van de Amoy-Chineezzen, 1886)、「中國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Chinese, 1910)、「宇宙論」(Universismus, 1918)、「亞洲史中的中國史實」(Chinesische Urkunden zur Geschichte Asiens, 1926)、「中國大乘法典的研究」(Le Code du Mahayana en Chine, 1891)等等。

戴聞達(Prof. Dr. Duyvendak, Jan Jul. Lod., 1889—1954)是高延的學生，曾在外交界服務，1919年被任命為中國話講師，他的研究範圍甚廣，包括：古代哲學、古典文學、中西關係史等。他的興趣主要是向荷蘭人傳播

中國知識，中國與西方早期關係。他也是第一個對中國文學革命有興趣的漢學家，他把中國新文學運動、魯迅、胡適等介紹到荷蘭。他的著作甚豐，主要有：「中國遇見西方」(China tegen de Westerkim, 1927)、「中國歷史的道路和體系」(Wegen en gestalten der Chineesche geschiedenis, 1935)、「中國思想家：孔、孟、荀、墨、莊、列、商、韓非」(Chineesche Denkers; Confucius-Mencius-Sjuun-tzu (Hsün-tzu) -Mo-Ti Tao-te-Tsing-Tsjwang-tzu (Chung-tzu) -Lie-tzu-Sjang-tzu (Shang-tzu) -Han-fei-tzu, 1941.)等，翻譯有：「老子道德經」(Lao-tzu Tao te-tsing, 1942)、「商君書」(The Book of Lord Shang, 1928)等等。

1930年戴聞達被聘為中文教授，由於他的努力，同年漢學研究院正式成立，他就任首任院長，從此，漢學研究院成為荷蘭的漢學研究中心，獨立的漢學院圖書館也隨之誕生了。

繼戴聞達擔任漢學教授的是何四維博士 (Prof. Dr. Hulsewé, Anthony François Paulus, 1910-)，他精研中國政治社會制度的演變，尤其是秦、漢代部份。著有：「秦朝法律殘簡」(Remnants of Ch'in Law, 1975)、「漢朝法律殘簡」(Remnants of Han Law, 1955)、「中國在早期的中亞：公元前125年至公元23年」(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 C.-23 A.D., 1979)。

由戰前的一位教授率領三、幾位助理，擠在一間房間的小局面，至現在，漢學研究院已發展成主要漢學研究中心。它有三十多位教職員、三百多位學生，享受著一座二層高的現代化樓房，西歐最大中文圖書館之一的漢學院圖書館就座落其間。不論它表面上有多大的改變，實質上，漢學院仍繼續履行它傳統的三重使命：圖書館、研究機構和中文教學中心。

起初，漢學研究多被認為是從事古典的和哲學的研究，目前，這些課程還繼續在系裡的教學或研究課程上佔一凸出的角色。六十年代，鑑於對中國大陸資料不斷的需求，許理和院長在1969年創設了「現代中國資料研究中心」，該中心經過二十年來穩定的擴展，目前已成為漢學院重要的一環。

系裡的研究計畫反映出教職員的多元化。漢學院現設正教授四位：許理和院長(Prof. Dr. Zürcher, Erik)為歷史學教授、伊維德博士(Prof. Dr. Idema, Wilt L.)為文學教授、梁兆兵博士(Prof. Dr. Liang, James Chao-Ping)為語言學教授、賽奇博士(Prof. Dr. Saich, Anthony J.)為現代中國政治與管理學教授。二十多位

教職員從事教學、研究工作，範圍包括：現代和傳統中國歷史、現代和古典文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律學、及語言學。為了加強學術研究，現代中國資料研究中心還從事特別研究計劃，那些計劃是配合政府機構、商業機構或大學以外其他機構的興趣和需要而設立的。

二、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圖書館

隨著漢學研究院編制的擴大，圖書館的規模也急驟增大，為了配合現代中國資料研究中心的擴展，圖書館正為保持「舊」——中國傳統文、史、哲資料；「新」——當代中國資料的均衡而努力。

漢學研究院圖書館係1930年與漢學院同時創立的，最初的館藏承受自萊頓大學圖書館的全部中文藏書、及有關漢學的西文藏書。1883年萊頓大學出版的第一本中文圖書目錄，僅有藏書234種。1930年漢學院成立時，圖書館的規模仍然很小，只有中文藏書850種、西文藏書500種。現在館藏已增加數十倍，僅將館藏資料簡列如下：

中、日韓文書	200,000冊
西文書	26,000冊
中、日、韓、西文期刊	4,000種
現期期刊	1,000種
中、西文報紙	1,520種
現期報紙	45種
顯微膠捲	5,500卷
顯微膠片	4,000片
幻燈片	20,000片

以下分別介紹圖書館的特色：

1. 高羅佩藏書

高羅佩(Dr. Gulik, Robert Hans van,) 1910年在荷蘭祖芬(Zutphen)出生，為陸軍中將 Willem van Gulik 的第五公子，四歲隨家到荷屬東印度住了九年，1923年回國，十八歲入萊頓大學學習政治與法律，畢業論文為「如何改良荷屬東印度有關華僑的法律」。畢業後進 Utrecht 大學研究院修讀中、日、藏、梵語文及東方歷史文化，獲文學博士學位。1935年他出任荷蘭駐日本大使館秘書，集中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並探索中國文化如何傳入日本及其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被迫離開日本。1943年奉派任荷蘭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駐在重慶。同年，與中國京奉鐵路局局長水鈞韶第八女公子水世芳結婚。二次大戰後離開中國回海牙，曾任駐美大使館參事，駐日軍事代表團政治顧問，駐印度大使館參事，駐黎巴嫩大使兼轄大馬士革和約旦，駐馬來西亞大使，駐日本大使兼駐大韓民國大使等職，1967年因癌症病逝海牙。

高羅佩是個外交家，也是個漢學家。他醉心於中國文人雅士的生活情趣，蒐集有關典籍與器具，學習書法、繪畫、奕棋與鼓琴。1935年在日本時，蒐集中國古籍，二次大戰爆發，離開日本，把收藏的古籍裝運回國，不幸途中船沉，書籍隨之入海；另一部份待裝運的書，尚存貨倉，也因貨倉失火而付之一炬。戰後第二次出使日本，他重新搜集古籍，逝世後，中文藏書由漢學院圖書館全數購得，成為該館重要典藏之一。高羅佩藏書約有二千五百種、近一萬冊，大部份為文學、藝術與音樂書籍。關於中國文學藏書部份，有罕見的通俗小說，其中有些明刊本。最具特色的，首推琴譜。高羅佩夫婦二人均諳琴藝，故對琴譜的收藏，不遺餘力。所藏琴譜共三十多種，有海內外孤本：龍吟館琴譜（手鈔本）；明刊本：松風閣琴譜；清初刊本：大還閣琴譜、誠一堂琴譜等。另有和刻本二十四史，是日本德川時期刻本。各代史籍分別以木匣裝置，由此可見當時日本對漢學研究的重視。還有「舊鈔推背圖」，為彩色精繪手鈔本。1986年在該藏書中發現有一摺疊裝本，無書名，裡面貼滿書信及手稿，其中有兩葉書葉，書口題：「儀禮圖」，並有「乾隆御覽之寶」及「天祿繼鑑」二鈐印，即影印該二葉寄給國立故宮博物院昌彼得副院長，經副院長鑑定為宋刊元刻本，該書原為故宮舊藏，未知何故遺失卷2、卷5—7，該兩葉即故宮所缺失之其中兩葉。據Prof. Gulik, Willem Robert van（高羅佩的長子）說，該兩葉書可能是在日本收集、裝裱的，高羅佩晚年在日本，對中國書畫的裝裱甚感興趣，還學過裝裱技術，這本摺疊裝書的裝裱，可能就是他的傑作呢！

2. 明末、清初耶穌會在中國活動的資料

為了教學及研究需要，圖書館向上海徐家匯、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寫本部東方組、及世界各大圖書館影印收集有關明末、清初耶穌會在中國活動的資料，包括：耶穌會士編譯介紹西洋文化、科技的著作，17、18世紀中國基督教的著作，以及19、20世紀中、歐、美學者研究該主題的專著等。目前已成為收集該專題資料最齊全之圖書館。

3. 中國古代歷史視聽教材——幻燈片特藏

中國古代歷史視聽教材計劃，在許理和院長的主持下，已經進行了八年。八年來，製作小組設計預定專題，向世界各地博物館和學術單位調借、拍攝幻燈片，至今已經完成了「書寫的世界」、「中與外」、「中國與歐洲」、「帝國中心」、「宮廷生活」、「佛教在中國」等六個大題，其下各有子題。另有十二小時的「中國歷史概覽」，計劃進行的還有「中國印象的變遷」和「中國傳統城市生

活」二組。至於「影像銀行」已經有兩萬個畫面了。

孔夫子的「我欲無言」，是這套視覺教材的最高境界——透過極其專業精密的課程設計；以密集影像（平均每四十五分鐘三百個畫面），達到使學生直接激盪思考，並留下深刻印象的效果。這也是它與傳統幻燈片教學，「輔助說明」的角色完全不同的地方。

這套教材目前在萊頓漢學院使用，學生的興趣很高。許院長更帶著它們週遊列國，尋找合作對象，以便擴大和推廣。

下一個目標，是要如何繼續貯存和運用的問題。目前荷蘭菲力浦公司已經發展出一套新式影碟，每張碗口大的碟片可以貯存五萬個影像。

中國古代歷史視聽教材，是以成千上萬的幻燈片，設計成組成套的專題，深入淺出地訴說中國古文明的故事。這是一套針對西方漢學入門者的「視聽教材」計劃，它一點一滴地教育學生。「視聽教材」計劃是許理和院長的「小寶貝」；把小寶貝拉拔長大，則是他目前最大的心願。

4. 善本書

本館所藏善本書不多，明刊本僅數十種。有一中文殘本，缺前九葉，因此無書名，目錄或序言，遂亦無從知其著者及出版年，經方豪先生鑑定為呂宋刻明刊本，為現今世上僅存七本呂宋刻明刊漢籍之一。他如：「推背圖識」為彩色繪圖手鈔本，「鷺江誌」手鈔本，「蒙滿漢大字典」（Dictionaire Mongol）手鈔本四冊，「蒙滿字典」（Dictionaire Mongol-Mandchou）手鈔本二冊，「御製孝順事實」明永樂年間刊本10冊1函，「御製五倫書」明正統年間刊本36冊6函等，均是很珍貴的善本書。

5. 中國沿海史料

由於漢學院初起的幾位教授，如薛力赫、高延，他們原任荷屬東印度公司中國事務官員，專門研究中國沿海歷史、民俗習慣，加之荷蘭與印尼的殖民關係，荷蘭許多歷史學家對中國沿海：福建、臺灣、東南亞歷史均有很精深研究。本校歷史系包樂史博士（Dr. Blussé, Johan Leonard）就是這方面的權威。他專攻明末、清初荷蘭人在臺灣、閩南沿海活動的歷史、民俗習慣。由於整理這時期史料，他與曹永和先生、江樹生先生等合編著「臺灣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1986年出版第1冊，第2冊亦將出版。同時他也研究明末東南亞華僑史，出版了「中國人和荷蘭人在巴達維亞（雅加達的舊名）社會關係」（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1986)，該書已有印尼文譯本。由於研究荷屬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他最近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寫本部東方組（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Section Orientale）發現第一個荷蘭駐中國大使館秘書尼霍夫（Niehof, Johan）的手稿。寫了『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Johan Niehofs Beelden van een Chinareis 1655-1657, 1987）該書已由廈門大學譯成中文。1989年出版「中荷交往史 1601—1989」（Tribuut aan China, 1601-1989）。

漢學院隔鄰的皇家語言地理民族學院（Koninklijk Instituut Taal-Land en Volkenkunde）圖書館所藏有關東南亞史料，是全世界最豐富、最完善的。每年有許多專家、學者，由歐、義、日本等地來找資料及做研究工作。海牙的國立檔案館（Algemeen Rijksarchief）收藏大量檔案，檔案全長達一百多公里，包括：荷屬東印度公司在中國沿海的檔案、荷蘭政府與中國政府關係檔案、臺灣、閩南沿海歷史等檔案，是荷蘭文的第一手原始資料。近年來歐、美、日本及世界其他國家，對研究中國沿海歷史均甚重視，專攻此專題的歷史學者亦日漸增加，中國大陸尤甚，如：廈門大學設有南洋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設有臺灣研究所，每年選派學者到荷蘭學習荷蘭文，以利用荷蘭文原始資料研究此一專題。除曹永和先生以外，臺灣研究此專題的學者不多，或因不諳荷蘭文，無法利用這些檔案。包樂史博士認為臺灣應加強對此專題的研究，歡迎派學者到荷蘭學習荷蘭文，利用這些檔案，鑽研中國沿海、臺灣歷史，共同合作開發此一領域。

6. 現代中國資料研究中心

二次大戰前漢學研究院只是一個研究傳統哲學與漢學的中心，六十年代開始，由於荷蘭人對現代中國的興趣日趨濃厚，加強了研究現代中國問題的重要性，爲了滿足此需要，1969年漢學院創立了現代中國資料研究中心，經過二十多年多方努力，該中心已成為西歐研究現代中國問題的重鎮。

該中心的任務有四：

- a、收集資料：配合該中心的宗旨，廣泛收藏有關當代中國的重要書籍和報刊，並收集彩色幻燈片、地圖、照片、衛星照片及其他視聽教材，以供教研之用。
- b、開設課程：因是漢學院的一部份，所以在系裡開設有關現代中國課程，並與大學其他院系合作，舉辦專題演講、座談會等。
- c、研究現代中國問題：教職員個別從事專業研究，其研

究成果，發表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

- d、提供荷蘭政府機構、商業機構或大學以外其他機構、或個人有關中國資料，協助荷蘭人民與中國建立良好關係。該中心並出版「中國情報」（China Information）（季刊）。

三、漢學研究院圖書館的地位

荷蘭是歐洲的一個小國、萊頓城是荷蘭的一個小城，但它擁有歐洲最古老大學之一——國立萊頓大學（建立於1575年）。荷蘭政府爲了集中人力、物力、財力，避免重複的浪費，全國只設立一個漢學研究中心，就是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漢學院圖書館也就成為荷蘭唯一的中文圖書館，其在西歐漢學界的地位，可分下列幾點說明：

1. 集中性

本圖書館因為是荷蘭唯一漢學圖書館，全國所有中文圖書及有關漢學書籍，均集中由本館收藏。由於人力、物力、財力的集中，本館藏書沒有重複。加之，以收藏東南亞史料世界聞名的皇家語言地理民族學院圖書館，就在本院隔鄰；本校大學圖書館僅一河相隔，步行三分鐘可達；萊頓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在附近；海牙的國立檔案館離此僅十分鐘的車程。因此查檢資料、利用圖書資料，非常方便。歐洲有些國家，擁有多個中文圖書館，圖書散處各館，圖書館之間相距甚遠，需要資料時，就要舟車勞動跑幾個圖書館，有時還找不到資料呢！

2. 藏書豐富

在歐洲各中文圖書館中，本館藏書量僅次於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院圖書館（College de France, Institut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見下表，資料根據馬大任編「西歐中文圖書館調查報告」（Chinese Collections in Western Europe: Survey of Their Technical and Readers' Services, 1984）。西歐其他國家，由於一國有幾所圖書館，圖書總藏量可能比荷蘭大，可是各館均需置備基本參考書或圖書，所以館間重複圖書甚多，真正以書類計算，本館與歐洲其他國家比較，名列前茅。現在世界各圖書館所藏善本或罕本書日漸精貴，其紙張多因年代久遠容易破損，因此對這類圖書均限制使用。本館所藏善本書不多，故除少數外，所有藏書均可利用，對一般學者很方便。

3. 按分類法排架，找資料容易

歐洲有些圖書館，爲節省地方及避免遷移書架的麻煩，採用登錄號（Accession Number）排架，如英國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 England）、牛津大學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 England）、

西歐各大中文圖書館藏書概況（1984）

圖 書 館 名 稱	藏 書 (冊)	期 刊 (種)	現期期刊 (種)	報 紙 (種)	現期報紙 (種)	顯微膠捲 (卷)	顯微膠片 (片)	幻 燈 片 (片)	稿 本
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	330,000	1,100	50			30			
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 (1990年資料)	200,000	3,500	570	1,500	25	5,000	3,000	3,000	
	226,000	4,000	1,000	1,520	45	5,500	4,000	15,000	
法國國家圖書館	150,000	700	200			6,000			4,500
德國巴威州立圖書館	130,000	300	200	30	10	3,000		3,000	110
德國國家圖書館	105,000	3,100	1,100	25	15	100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100,000	3,000	500	89	10	2,400	350 boxes	15,000	
大英圖書館	90,000	3,500	650			6,000			

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PK, Ostasienabteilung, Berlin, Germany)、慕尼黑巴威州立圖書館(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 Germany)等等。有的還再按書的大小分別排在不同大小的書架上，這樣，表面上雖可節省地方，但找資料時，只可利用著者、書名、分類卡片查檢(歐洲圖書館很多沒有主題卡片)，再到各書架拿書，往往需要同一類主題的幾本書，就要找幾個不同的書架，萬一該書分類到另一主題時，就更加找不到，造成尋找資料的疏漏與不便。本館至今仍依分類號排架，雖然因藏書不斷增加，每三、兩年就需移架一次，但在尋找資料與圖書出納等各方面，均較全面與方便。加之，本館計畫將採開架作業，為讀者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4.學術性

本館舊藏圖書，均為歷任教授悉心收集，歷時一百多年，所藏不但豐富，且極富學術價值。如本館所藏叢書有數百種，包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一千五百冊。現在圖書的選購，是由教授們和圖書館長針對研究項目需要及圖書重要性挑選的。不是見書就買，濫竽充數。在一個譯題方面，儘可能收集完全，比方說：「四書」的不同註譯、註釋本有三十多種，包括中英、中法、中德、中印版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個別註釋、註譯本尚未計算在內。其他如「聊齋誌異」不同版本有五十

種；「紅樓夢」不同版本有四十餘種；「金瓶梅」不同版本有二十多種；「三國志演義」不同版本四十種，這還不包括各書的研究本在內。

5.全面性

本館藏書以文、史、哲為主。近二十多年來，為配合現代中國資料研究中心的需要，收藏大量關於當代中國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等社會科學的書籍、期刊和報紙。同時又因為是荷蘭唯一中文圖書館，因此有關其他學科的出版物均有收藏，如生物、化學、中國醫藥、天文、物理等各學科的學報、書刊。這使本館成為全面性的研究圖書館。

6.專門性

上面已說明了本館的特色，如高羅佩藏書、琴譜、古典通俗小說、明末清初耶穌會人在中國活動的資料、中國古代歷史視聽教材——幻燈片特藏、現代中國資料、中國古典文學、族譜、方志、叢書等，均為極專門、可貴的收藏，可供專家、學者參研之用。

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不僅歷史悠久，而且成績斐然，本院圖書館藏書除供本院師生及本國學者利用外，每年更有許多來自歐、美、日本及其他國家的學者、專家，包括日漸增加，來自中國的學者，到本院圖書館參觀訪問，並收集研究資料，有些則以通信方式要求提供資料，他們都

是慕名而來，本館也很少令他們空手而歸的。

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不僅是西方漢學界的一盞明燈，世界漢學研究的一個重鎮，同時也是中荷兩國關係上的橋樑。

參考資料

1. 陳之邁 荷蘭高羅佩 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
2. 丘彥明 高羅佩傳奇 聯合文學 第10期 頁98—103
3. Demiéville, P. Nécrologie J. J. L. Duyvendak (1889-1954) *T'oung Pao* XLIII p. 1-33.
4. Duyvendak, J. J. L. *A Bird's Eye View of European Sinology*.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5. Duyvendak, J. J. L. "Early Chinese Studies in Holland." *T'oung Pao* XXXII p. 293-344.
7. Duyvendak, J. J. L. *Het Sinologisch Instituut*. Leiden: Brill, 1938.
6. Duyvendak, J. J. L. *Holland'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Studies*. London, 1950.
8. 方 豪 萊頓漢學院藏呂宋明刻漢籍之研究 東方雜誌 復刊第6卷第12期 頁455—470
9. Hulsewé, A. F. P. "Chinese and Japanese Studies in Holland." *Chinese Culture* X no. 3 p. 67-75.
10. Hulsewé, A. F. P. "Nécrologie R. H. van Gulik (1910-1967)" *T'oung Pao* LIV p. 116-124.
11. Loon, P. van der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Asia Major* v. 12, 1966 p. 1-43.
12. 呂秋文 荷蘭的漢學研究 世界各國漢學研究論文集 臺北：中國文化研究所，1962
13. Ma, John T. *Chinese Collection in Western Europe*. Leiden, 1984.
14. 馬大任 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簡介 萊頓，1979.
15. Ma, John T. *The Late Dr. Robert Hans van Gulik and His Chinese Collection*. Leiden, 1977.
16. Ma, John T. *The Sinological Institute at Leiden University: a Brief Introduction*. Leiden, 1980.
17. 王家鳳 輸出中國古文明 光華雜誌 1989年9月號 頁26—37

已出版！

外文期刊漢學論評彙目

(第七卷 第四期)

Current Contents of

Foreign Periodicals in Chinese Studies, Vol. 7 No. 4

- 1 本中心為及時報導國外漢學研究成果，特編印「外文期刊漢學論評彙目」，收錄外文期刊中有關漢學研究的論文及書評。並提供影印服務。
- 2 全年四期不零售，臺灣地區新臺幣100元，其他地區美金10元（含郵費）。
- 3 臺灣地區訂購利用郵政劃撥第07130991號「漢學研究中心」帳戶，*Overseas orders and check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 Chung-shan S. Road, Taipei, Taiwan, China.